

一个人的战争

林白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一个人的战争

林白 著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人的战争/林白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34 - 1

I. 一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0195 号

一个人的战争

作 者: 林 白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60 千

印张: 12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34 - 1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
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
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
己。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
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目录

第一章 镜中的光 /1

第二章 东风吹 /46

第三章 漫游 /105

第四章 爱比死残酷 /153

尾声：逃离 /181

第一章

镜中的光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。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女人在镜子里看自己，既充满自恋的爱意，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。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，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。

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，她的手在身体上起伏，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，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，她拼命挣扎，嘴唇半开，发出致命的呻吟。她的手寻找着，犹豫着固执地推进，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，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，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，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，她的手变成了鱼。

——林白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

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，令人难以置信地早。在幼儿园里，五六岁。

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，是一件不好的事。巡床的

阿姨在走过来，快要走到我的床跟前了。听到她的脚步声我就克制地停止自己的动作，闭上眼睛装睡。

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，甚至在夏天漫长的中午，不放蚊帐，床与床之间没有遮拦，阿姨的目光一览无余，我要耐心等待大家都睡着，最后那个阿姨也去睡了，我才能放心开始我的动作。

她的值班大床靠窗，和我之间隔着许多小床，我躺在床上越过许多小床看她略高的大床，大床上有时是长衣长裤，有时是浅蓝色的绸裙子，或者是黑色的棉绸裙，白色的短袖绸衣，胸前绣着花。

午睡的气息很黏稠，在夏天，蝉在叫，除此之外都被粘住了，奄奄一息。黄老师是近视眼，她不戴眼镜，她看人时把眼睛眯起来，如果值班的大床上是她，我就会放心，黄老师从不骂人，从来不出人洋相。午睡的黏闷气息胀满了整个大寝室，人人都被粘住了，四周的空气像水，把我浮起来。

在中午，光线强烈，闭上眼睛也觉得赤裸裸没有遮挡，邻床翻身、磨牙，轰然作响，脚步声惊天动地，多么多么不能尽兴的中午！

夜晚到来。

傍晚有游戏，然后到教室，坐在小椅子上，淡绿色，没有桌子。老师讲故事，或者大家唱一支歌，或者大家猜谜语。然后吃东西。我不馋，但我从未拒绝吃东西。有时是两颗杨梅，有时是一颗水果糖，或是一只芭蕉，比香蕉大，比大蕉小，叫“西贡蕉”，不知跟西贡有什么关系。有时是一只杨桃或者番石榴，最好是荔枝，这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佳果。大量的夜晚是吃木瓜，金红色，肉甜而厚，核像黑色的玛瑙，木瓜树树形奇异，是亚热带真正美丽的果树。切成一瓣一瓣，按顺序依次去拿。然后排队去洗手，排队去尿尿。每个人双手搭在别人的双肩上，就成了火车，嘴里呜呜地叫着行进。火车从洗脸架开到厕所，再开到寝室，寝室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老师，给每个人摸额头，发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鱼贯而入，悄

无声息，脱鞋，躺在床上，阿姨扬手一拨，蚊帐落下，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，谁也不会来。灯一黑，墙就变得厚厚的，谁都看不见了。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，把手变成鱼，鱼在滑动，鸟在飞，只要不发出声，脚步就不会来。

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，直到如今。在漫长的日子中，蚊帐是同谋，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，才安全。

喜欢镜子，喜欢看隐秘的地方。亚热带，漫长的夏天，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，长久地看自己，并且抚摸。八岁的时候自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硬块，妈说去找北京医疗队看。坐在单车后架上，从B镇到新墟，十五里路，太阳晒着头顶。医疗队在公社卫生院，妈说他们都是专家，普通话有一种权威性，并且亲切和蔼，然后回到妈妈的县医院，到药房拿药，走进去，四面都是瓶子，各种颜色的水、药片及盒子。药的气味很香，香而干净，不同凡响，残留在妈的衣服和头发里。我的药是水剂，几个大玻璃瓶里的水混在一起，半透明、混浊，有白色沉淀物，吃到嘴里是酸的，酸而凉。药房的大人说：怎么这么小就有小叶增生？妈说：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她的同事说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妈说：她自己抓痒发现的。

玩过一种跟性有关的游戏，肯定是一种游戏，书上说，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，大人不必惊慌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，这种性交不会实现。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莉莉之间，我六岁，莉莉七岁。莉莉是我的邻居，她的母亲是北京人。做这件事是因为阁楼上的模型、挂图和生孩子。母亲们宣传计划生育，肉色的人体模型堆积在阁楼上，塑料或石膏做成的男女生殖器模型，新奇，神秘，杂乱无章。在无聊的下午，偷偷走到阁楼上，生殖器们被剖开了断面，露出血的颜色，有些狰狞，更多的是肉色，用手按，有些是软的，有些是硬的。有响声会吓出一身汗。没有响声，大着胆使劲看。空无一人。大人下乡了，开始时莉莉还没搬来。一个小女孩，站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生殖器模型中，这是一幅多么奇怪

的风景。在全世界，除了多米，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！

回想我的童年时光，阁楼上的生殖器模型如同肉色的花朵在幽暗的地板上开放，孩子蹲在地上，长久地冲它们瞪着眼睛，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情形。

看人生孩子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情。妇产科的产房垂挂着深蓝色的布窗帘，窗台很高，要爬上去才能看清里面，我没有爬过，踮起脚尖也不行，站在稍远处，使劲往上跳跃，身体上升，眼睛对着窗子还是看不见，必须在跃起的同时，有风将窗帘吹开。从来没有这样的巧事。另有一扇窗，正对着产床，但需要绕到屋后，穿过勒鲁（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）围成的篱笆，踩着一地玻璃碴儿，还会被大人发现，充满危险和曲折，还要正好碰上有人生孩子才能看到。终于有一次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到达了那个窗口，窗帘没有被拉上，一个女人正在产床上躺着，两腿叉开，像阁楼上的模型一样的阴部活生生地长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没有遮挡，最大限度地张开，那一眼真是恐怖无比，就像有一幅古怪的画，已经看熟了它在墙上不动的样子，有一天它忽然活动起来，一欠身就从画上走了下来，吓得人魂飞魄散。在那个危险的窗口，我手脚一软跌了下去，再重新爬上的时候窗帘已经关上，看不见了。听见说话的声音，铁器相撞的叮叮声，和水的声音。终于没有看见生孩子。

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？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。有一次听说有人在路上生孩子了，一个临产的女人，步履蹒跚，在穿过球场的时候孩子掉出来了，许多人都去看，球场的石凳上围了一层又一层人，挡住了视线。后来女人和孩子都被转移了，人也散了，走近石凳看，有一摊血，亮汪汪地暗红。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要出血，有时要死人。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。危险的事情对我总是有吸引力，是一种诱惑。我怀着恐惧和兴奋，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危险日子的到来，仿佛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。

难道我是一个潜在的受虐狂吗？

在漫长的童年期，我始终没亲眼看到生孩子。在宿舍不远的地方，在妇产科门口的枇杷树稀疏的树荫下，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母亲说，他们是一串一串生出来的，有些日子全是男孩，另一些日子则全是女孩。像是预先被人配制好，插花着出来。在平静的日子里，有时会出现怪胎，无头儿或双头儿，它们被裹在鲜黄色的厚草纸里，由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勤杂工，拎到医院后面的山上埋葬，挖很浅的坑，夜晚有野狗，把白天的浅坑扒开。大人死了也埋在这座山，从来不会去更远，更远的山是石山，像桂林山水那样，美丽而奇特，甚至像仙境，但是不能埋死人，没有土。埋死人的那座山叫螺岭，是一个神秘和恐怖的地方。后来挖防空洞，就在螺岭，大人们挖出许多白骨，人头骨，年深日久，不知是谁。孩子们在白天被领去看过，战壕深到大人的腰，没过小孩的头顶，泥土深处的气味凉森森地逼近全身。某些夜晚，防空演习的警报在B镇的上空鸣鸣鸣响，大人小孩，要从被窝里起来，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服，不许打电筒，不许擦火柴，不许哭，不许叫，迅速转移到山上防空洞。每一次都是假的，每一次假的都像是真的。

门口是一条马路，埋葬死人要从门前经过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有时有男女老少六七人，穿着白布帮的鞋子，头上扎着白布条，号啕大哭，边哭边说。这是B镇的老人死了。有时是戴着黑袖章的队伍，抬着花圈，这是机关单位的人死了。他们经过我家的门口，到达医院的太平间，太平间的门打开，出来棺材，黑色或者暗红色，他们一起走上山。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、叶子细长有臭气的树，不知叫做什么。B镇的花圈一律用这种树的枝叶扎成。太平间和医院宿舍的厕所几乎连在一起，只隔着一个院子，院子里的草特别繁茂，繁茂而荒凉。上厕所就会想到身后是太平间，阴天或者夜晚，会想到鬼们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飘荡。鬼长得什么样子呢？

有一段时间，每天晚上都想象死。外婆说，要是你爸不死，你就可以吃上很多糖果和饼干。我问什么是死，外婆说：死就是像你

爸一样，再也见不着了。我问：他为什么要死呢？外婆说：他病死了。我问：不病就不死吗？外婆说：人都要死的。我问：我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多米还小，多米还没长大，还要过几十年。我问：外婆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快了，外婆老了。我说：我知道了，外婆死了妈妈死，妈妈死了我死。我问：外婆你怕不怕死？外婆说：我老了，不怕了。

我每夜做许多梦，梦见自己的亲人死去，有时是外婆，更多的是母亲，她像电影里的革命者，江姐，或者韩英。铁链在梦里叮当作响，缭绕着母亲，她有时被流弹击中，仆倒在地；有时血肉模糊，鲜血如注。我在梦中清醒地意识到，我的母亲一旦死了，我就成为真正的孤儿，我只有八岁，我怎么养活自己呢？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常常是一身冷汗，但我知道，我从梦中回来了，梦中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终于逃脱了出来，我知道，母亲并没有死，她只是下乡了，我并没有成为孤儿，我只是一个人睡在家里，外婆也回乡下去了。在那样的夜里，虽然不是孤儿，仍然觉得害怕极了，除了被子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，使我不至于一闭眼就掉到梦里去。

到后来，我梦见自己的死。

我总是被人追逐，无论怎样奔跑躲藏总是被人抓获，然后被押到一面高大的墙跟前，面对枪口，在被枪口对准的瞬间，我想，这次真的要死了，我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，紧接着眼前红光一闪，胸口一阵灼热，我便在真切的梦中死去了。

除了梦见死，最怕梦见和最常梦见的就是结婚，不知道小小年纪怎么会做结婚的梦。结婚在我的想法里也是一件可怕的事，我想我是永远都不会结婚的，我是另一类人，但我常常在睡梦中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着，违背自己的意愿结着婚，结婚的梦永远是一个婚礼（没有任何婚后的生活内容，童年关于结婚的概念就是婚礼），像多次看到的大人的婚礼一样，不知为什么毫无道理地自己就被放

在了一张桌子跟前，别人说，这是你在结婚，站在身边的新郎不是全班最差的男生就是B镇最难看的男人，我立即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来。在半醒半睡真假难辨的时候绝望地想到：这下完了。或许我害怕的只是差男生或者丑男人。

还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梦。八岁以前每次生病发烧这个梦都会如期而至。这个梦很抽象，没有任何情节可追寻，我至今仍无法猜到它隐秘的意义。由于它的多次重复，它的形象清晰而鲜明，像光谱一样的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有时是其中的几种，像彩虹，但不弯，是长条形，色彩短而粗，是竖着的，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，充斥着梦里的全部空间，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，快的时候色彩紧密，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，让人觉得难受，有时进入的程度慢些，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，长长一段的红色，长长一段的黄色，从容地鱼贯而来，这时就觉得好受些。有时来势汹汹，头就快裂了，忽然就慢了下来，很像快要憋死了又从水里浮出来。有时不是发烧，只是觉得难受，就会做这个梦。那段时间我体质不好，永远处于准病态，所以总是做这个梦。

彩虹的颜色来自哪里呢？

这个彩虹的梦萦绕我的时候我总是自己一个人，我病的时候母亲总不在，她一年中在家的日子不多。病了我就自己睡觉喝水，以及做这个彩虹进入的梦。从来不吃药，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吃药会增强抗药性，到病得厉害时什么药就都没用了。那个时候我没有邻居，所有的邻居都留在防疫站了，我的母亲到了一个新单位，妇幼保健站，连站长在内一共四个人。大人全部下乡，窄长的房子，四层，地上的一层有一个别人的老保姆，我独自睡在三楼，这是一座奇怪的房子，每层都只有两间小而长的房间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那也许是从前的客栈，隔壁是一个盐仓，墙脚满是硝土，一片一片的。总之我就睡在三楼上，置身于空无一人的黑暗中，彩虹的颜色从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。

这个梦在我八岁以后就消失不见了，再发烧时也没有再来，永远没有再来。二十多年之后，我三十岁那年，我当时的男友送给我一个黑色的小钟，比巴掌略小，正正方形。有一个晚上我发现这钟面放射出彩虹的光芒，彩色的光线照在发亮的桌面上，成为一小片淡淡的彩虹光。钟面和桌面的彩虹两相映照，构成一个极为奇特的图案。这使我突然记起了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梦。我至今搞不清楚这种神秘的联系昭示了什么。我跟那人的关系破裂后，才发现，那个黑钟是一个可怕的象征，瘦长白色的指针，黑色的底，像一只长着白须的黑猫的脸，如同岁月一样阴险。

我在梦中一次次地死去，又在醒后一次次复活。在夏天，我的夜晚从五点半开始，我搭伙的防疫站，晚饭是四点半开饭，吃了饭就没有事情可做了，有时去公园捡红豆，八点多才睡觉。如果哪里都不去，五点半就上床睡觉了，没有人管我，也没有地方可去。一个人在屋子里感到害怕，只有在床上才感到安全。上床，落下蚊帐，并不是为了睡觉，只是为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。若要等到天黑了才上床，总要胆战心惊一阵。从外面回来，走廊是黑的，只有在纵深的第三个天井那里才有灯，但我不用到那里去。我要上的楼梯在第一个天井的旁边，我独自上楼，脚步声在安静的黑暗中奇怪地响着，这使我觉得身后有人，我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，楼梯拐角处有一个灯，但很久不亮了。走过拐角处就能看见天了，是天井的天，有很淡的星星的光，脚步声从天井上空传出去，就没那么响了。我一直往上走，还有些紧张。然后我到三楼，开了门，开了灯，将门背后和床底下全都看一遍，拉上两道木门闩，全身松下来。厕所在房子深处第三个天井的尽头，晚上我从不喝水，这样可以不用上厕所。

如果我五点半就上床就没这么害怕。

我上床的时候太阳正在落山，光线很强地照射在床边的墙壁上，我就在明亮的光线中落下蚊帐，这使我感到无比安全，黑暗被

我早早地关在房间的外面，它们到来的时候我已经躲在床上了，我靠墙坐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背上一片冰凉。有时躺着，太阳由金色变白，变灰，灰蒙蒙的时候异常安静，然后就是黑暗。黑暗到来使我松一口气。有时天还亮着我就睡着了，我在深夜醒来，冥想死亡，我想到一个深长黑暗的隧道，一直掉进去，永不能再回来。

有一个愿望缭绕了我许多年，我幻想死后不用土埋，不用火葬，而是用太空船，将我扔到太空里，我将与许多星星飘浮在太空中，永远不会腐烂（有关太空的知识是我从儿童科普书上看来，我遍读了“少年之家”的藏书以及我家除了医书之外的大小读物）。我在黑暗中想象自己浮在太空中，没有空气，没有轻，也没有重，宇宙射线像梦中的彩虹一样呼呼地穿过我的肉体，某个神秘的、命中注定的瞬间，黑洞或者某个恒星炽烈的光焰将我吞没，我将再次死亡。

我按照外婆的年龄估算我的死期，我设想那是在二十一世纪，那将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，我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。我八岁的时候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，不像在长大后那样悲观。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曾跟一个三十八岁的奇女人说我只要活到四十岁，这个女人肤色黝黑，眼眶深陷，美丽而深邃，她当时是个工人，但她读过普列汉诺夫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她的字在我认识的女人中无人可比。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，叫北诺。

北诺不是本地人，说普通话，她在一家袜厂当临时工，这使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她从不跟人说她的身世，我只知道她没有家，没有固定工作，隐隐感到她可能有一个孩子。她用最平庸的布也能做出美丽而飘逸的衣服。她寄住在N城的一个远亲家里，在过道里铺了一张极小的床，床头是窗台，窗台上晾着她捡来的玉兰花，有些已经干成深褐色了。北诺说，干玉兰花瓣用来泡在水里当茶喝。北诺说我只想活到四十岁太悲观了。第二年暑假我到N城去，北诺已从袜厂消失了，她的亲戚也说不清她的去向。

北诺一下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，如此奇异的女人她要到哪里去呢？她要干什么呢？我猜不透。

美丽而奇特的女人，总是在我生命的某些阶段不期而至，然后又倏然消失，使我看不清生活的真相。生命的确就像一场梦，无数的影像从眼前经过，然后消失了，永远不再回来，你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正经历过某些事情。

我常常想，只要我写下来，用文字把那些事情抓住，放在白纸上它们就是真正存在过的了。我甚至不相信电脑，我的电脑不带打印机，我在电脑上写作，存在硬盘和软盘里，机子一关，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写作像做梦，关机就像梦醒，我不能确定我刚刚写的东西是否真的能再出现，因为我不能随时看见它们。每当我写完一篇小说，我总是来不及修改订正，常常是急如救火地找一个可以打印的地方把文字印出来，只有看到了文字我才会心安。在这种不放心的状态下写作使我很不舒服，于是我放弃了电脑，重新获得了自由。

我不知道北诺是不是我的梦，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本来我可以去查一下我的日记，这是我的记忆的可靠见证，但我来北京的时候行色匆匆，无法将几十本日记随身带来，我想等我安顿好了再回N城运行李。我在电影厂的宿舍在道具车间旁边的房子里，车间周围长着很高的草，从来没有清理过，我隐隐感觉到，有一天它们会带来灾难，火焰飞舞的情景不止一次在我梦中出现。我走后不久，道具车间果然就被一场大火毁坏了，我宿舍中的日记本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，我三十岁以前全部经历的文字记录灰飞烟灭，无处可寻。也许正是因为这场大火导致了我的这部小说，我打算回忆我的前半生，把模糊的往事放在安全的纸上。

但那场大火把回忆和想象搞混了，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有一个北诺，除非她本人看到我的小说，亲自向我证实这一点。

现在要告诉你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六月份，在一个带有

“九”字的日子（这个数字跟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，每逢这个数字的日子我总会格外不安，时刻准备着奇迹的降临），那天傍晚我从家里出来，漫无目的地在二环路的人行道上行走。我走在北方陌生而单调的植物中间。四周很静，远处有些模糊的行人。我听见背后有人走动，声音很轻微，我想这是一个十分年轻不同寻常的女孩，我回过头，果然看到我身后四五步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，她的长发随意飘着，垂到腰际，她穿着一件又大又长的衣服，既像衬衣又像风衣，这件衣服正如这个女孩，让人说不出身份。这个女孩说她小时候在B镇，我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，她说你不是不认识，而是忽略了。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，她说她住在我所住的街道，她也总是五点半就上床睡觉，比普鲁斯特还早。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和做过的梦，竟如我的一模一样。

她的话使我一阵阵发冷，我喃喃问道：你是谁？是我的影子，还是我虚构的人物？女人诡秘地说：如果知道了真相你会承受不住的。我虚弱地低声说：请你一定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？你是我虚构的吗？

女人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字地说：恰恰相反，你才是我虚构的。我全身发软地看着她，我问：怎么才能证明我是虚构的呢？

女人看了看我，说：总会得到证明的。

我们一直往北走，走到河边。远处有一些人在乘凉，但他们都木然不动，汽车开过，光柱在他们身上瞬间滑过，然后归于黑暗，看起来很像一些竖立在河岸上的墓碑。

女人说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？

我说：不知道。

女人说：你没有意识到，你在等待某种神秘的东西，你在小说里曾多次提到，河流是冥府的入口处，但你并不知道，在哪一个特定时刻能与阴间接通。女人说：我曾得到过一位大师的指点，按照他的精密计算，眼前这条河，从上游流过来的河水，将于今夜三点